

後漢書

儒林

四十四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范曄 後漢書七十九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
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

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

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

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

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

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



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
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
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
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籩豆禮器也竹謂
肩也戚鉞也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舞者所執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
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中元元年初建三
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可常服也衣日月
乘輿備文日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
月星辰也

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
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
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
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
御史整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以坐明
車騎也旄頭為前驅也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雲物解袒割
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
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其後復為功臣子
故云園橋門也園遶也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劉放日按文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

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

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

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石渠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又詔高

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

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

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

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

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

公卿妙簡其選三署即能通經術者皆得察

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禮

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

容也倚席言不弛講坐也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

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牧兒莨豎至於薪刈

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說文曰

黌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負各十人

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
詔曰太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
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
九月習鄉射禮禮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
生皆使太學學生生皆使太學學生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
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
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
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
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於皇使

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揚籠驪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

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

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

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

文章競被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

小乃制為滕囊滕亦滕也音徒恒反說文曰滕囊也及王允所

及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
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
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
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
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
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

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

賀前書讎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

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

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

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字平仲本以古字號

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

將永為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日無施孟梁丘京氏四

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山陽郡諸本

作緝者誤梁孝王之胤少也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

容孝文時以容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專皆出龍德

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

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

以聽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

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

蒿矢以射菟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

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播鼗鼗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菟斯有兔之播之君

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為節也每

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

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

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

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

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

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

先是崤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

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虜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涪丹傳

涪丹字子玉

風俗通涪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

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

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

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涪君通丹學義研深易

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

中山涪陽鴻字孟孫

姓涪陽名鴻也涪音胡尾反其字從角字或作

音胡佳反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

爲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縣竹人也少游太學受孟
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
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
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
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
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
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
鏗揚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
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
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
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
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
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
楊生師乞讀日氣乞讀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爲人

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特帝壻
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
政每共言論常切瑳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
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
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
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
身之道也今日勳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
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
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

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
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
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
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
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
且萬人爲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官子
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

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

遂致禁錮

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劉敞曰注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在字一外字世以是為

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

有詔勅出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謬諤之節而

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

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

頌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

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
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
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
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
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
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
易教授求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傳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

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
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
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
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
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
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
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
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
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

千乘歐陽生前書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

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

子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

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

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

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

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

學未得立

歐陽欵傳

歐陽欵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

伏生尚書至欵八世皆為博士欵既傳業而

恭謹好禮讓王莽時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

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欵在

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

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

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

守推用賢俊政績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

掖歛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
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
闕爲歛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
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
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
司徒歐陽歛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
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
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
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歛

已死獄中

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

王廐

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

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

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

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

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

司徒丁鴻仕爲蘄長

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

飛來隨弇翱翔

牟長傳

牟長傳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
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
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
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為博
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
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
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
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
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任路死也案魏
臺訪問物故之

義高堂陰谷日聞之先師物無也故
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
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
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
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
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
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
人配社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

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

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藏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湯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敏對

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也肝晚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也基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

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

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聵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過斯患乎○割放曰何謂察察察案文謂當作言何故為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為謂多相亂也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
修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其
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
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
去禮男子二十而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列刺史
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
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
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
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

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

篆友善及篆仕士莽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

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

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

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

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

時事僖廢書嘆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

狗者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討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攽曰正文

畫龍不成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

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閒號勝文景

前書武帝年十

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

申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

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及後恣已忘

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用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筭及舟車官賣鹽鐵也僖曰書傳若此多

矣鄰房生梁郁儻和之曰

儻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毋

儻言儻音士鑿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默然不

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

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

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

言謾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

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

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

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

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誅責也

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

言政

教未有過失也

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

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

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

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

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

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

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

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

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東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

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甲聖侮

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

月長恐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較問焉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

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然後群

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

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

穢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

卜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

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

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

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

人案史記述者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

七十一二人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武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謝帝

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

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衆

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

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

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

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

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蒙所作謂為不吉止

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

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

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

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

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

○劉放曰按文此少一公字

及王莽

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賢按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葉孫為崇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為褒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
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
將志乘於時以不能入閒事遂去職不復應
列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
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
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
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閹太后以其專擅
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
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

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
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
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
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
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
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
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旣章咸伏其誅而
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
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

以弭謗讞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

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

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徵以求直坐不

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

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

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

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

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去曰有留死一

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

惟九死其匹夫所執疆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

夫不可奪志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

詩曰出為幽谷升于喬木寵以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

託瘵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

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

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

家遁逃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

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
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
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
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又無此百一十餘歷不爲以堅不射其
命八留西內降想必齊甘日休留至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范曄 後漢書七十九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
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
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
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高詡傳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卜
備反

曾祖父嘉

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

學哀平閒為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

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

去官後

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

曲阿今潤州縣

少為諸

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

包君

姓右

習魯

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

聞往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

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

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

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

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
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
咸皆散與諸生乏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
八年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
語入授和帝魏應傳太子黃門學士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
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
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

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為
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
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
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
數千入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
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
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
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
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
湛弟黯字雅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
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
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
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
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
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列多爲伏氏學
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

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
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
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
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
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
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傳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

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

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

洛陽病亡未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
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薛以病免後奔師喪
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
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
已造從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
七列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
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

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
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
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
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
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
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
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

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捷為
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捷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
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靜樂
道舉動必以禮笄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
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
未滿歲皆自劾歸特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
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

今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

曰杜君注云

○劉放曰作詩題約義通案文
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

也通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

時為少府

前書信臣字公卿為南陽
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

父建武

中為卷令

卷縣屬滎陽郡
卷音丘圓反

倣儻不拘小節馴

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

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

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即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特掌仁自

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

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

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

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

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

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

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

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為政勸課

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

右署右署或貢之朝猶是義學大興墾田千

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相虞府掾有宋

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

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傳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

檄迎督郵曄恥於廨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

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

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

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

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

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

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

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傳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

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

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

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
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
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
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
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
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
義也張華博物
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
公嘗爲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爲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
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
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右蒼蒼授梁人戴德及

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
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
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
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
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
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亦有顯於
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襄遂
撰漢禮事在襄傳

董鈞傳

董鈞字文伯魏爲貧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

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

前書平帝元始

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

病去官建武中舉

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

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

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識及

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和故事先及宗

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末壇皆三尺

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

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

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

家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

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

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

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

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

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

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

前書彭祖字公孫安樂即眭

孟姊子也

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

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

貫公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

東緡今兗州金鄉縣

習公

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

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謁池令奉公剋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末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予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

屢更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持蒙
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
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
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
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
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劊刃宗族
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
廉絜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
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

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
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
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
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
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
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
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
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
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妻哀

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
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
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
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
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
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中初致仕
卒於家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
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

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
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複重
音直容反
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
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
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
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傳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
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

拜博士

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

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復取之字因先自

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

羊博士所在京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

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

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

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傳又與宗室結外與受章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

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

趙王良之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

子謚曰節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

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

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

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倍世稱儒宗諸生著錄

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門生

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傳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

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傳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今擇

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貴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遭逢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宜氏學蓋下有宜字此兩字也

此兩字也

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

漆縣今幽州平縣

少習公

羊春秋沉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

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

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

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

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

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

折難也音之舌反

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

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

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

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

理證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

建初八年

臘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光廖歸國見馬廖傳

育坐為所

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

樊縣故城在今兗州

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

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死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宜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為允也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字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

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初五年卒

服虔傳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

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傳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

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

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
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列
聚吏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
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
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
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
名為謝氏釋行於世

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

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
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署詳文學
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編又不
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
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放
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
字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
歸鄉里會荆列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

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

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為太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

一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為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

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

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

謙危運三年乃謹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時靈帝崩後獻帝

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鵠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鵠急疾之貌也飛乃

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

王師電鷲

群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

盛弓言今太平橐弓卧鼓不用征伐故須警人也宜得名儒典綜禮

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會史之淑性

曾參兼尚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博

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

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

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躒會稽得骨節專車

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罅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闕仲尼仲尼曰隼來

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黃能入胡公也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能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寢日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聞亥有二首左傳晉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聞亥有二首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郊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上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

六為身如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

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懸衛太子丞相御史

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

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報距而小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

來自詣北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

於大義也○劉放曰注遂夏侯勝辯常陰之送下詔獄按文多一下字

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

諫曰天久陰不雨臣卜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怨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

時尤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免讓子孺以為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

此益重
儒術士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閒以父母老

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

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

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反也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

能後曰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傳說

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

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若人矣繆公退而

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柰何廖曰戎王處僻未

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䟽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

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慮也乃令內史

廖以女樂二八遺我王我王受而說之由余

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臣愚以為可推錄

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為可推錄

兩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尚孫卿子後

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

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疆故賢者可在君尊國安

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漢朝

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

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衛為議
曹吏薦衛於帝帝以為郎中
尊儒貴學惜
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
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
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
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
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傳

許慎字叔仲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

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

雙許叔仲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

于家波音侯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

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

傳于世

蔡玄傳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

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

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

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與同書合帝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

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也

遊庠序聚橫橫又作廣塾者章甫冠

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

之路經生謹博士也就之者精廬暫建羸糧

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羸擔負也其耆名高義開門受

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

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

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

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揚雄法言之文也

鞶帶也字或作鞶說文曰鞶也喻學者文煩夫書理無

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無二專

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諛諛之學各習

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諛諛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

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

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有桓靈之間君道秕

僻批穀不穀也以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陵遲也

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

其闕盜之謀謂闕忠勸皇甫嵩令推上豪俊

之吏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欲太起兵鄭

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言政化雖壞

危者以經籍道行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

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

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

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

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温暨乎剥撓自極

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也

人神數盡易大過卦曰棟撓凶撓折也極終

及女教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

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跡衰

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

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故先師垂典文褒勵

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

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

人臣丁不誦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

贊曰斯文永陵亦各有承

論語曰不知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

文赤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

塗分流別專門並興

精踈殊會通閱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激

涇

若各自是其一或精或踈或通或閱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

原混濁誰能激之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張泉王鰲叟校正

